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十二上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上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盡癸酉漢獻帝初平四年凡二十七年

丁未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叚熲擊破之○夫餘寇玄菟

質實 夫餘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夏四月羌寇三輔

質實 三輔郡名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五月地裂

書法 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裂三詳秦庚午年

○是月晦日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説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比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為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猒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

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

舉奏搦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賓武所薦楊喬容
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
不聽遂不
食而死
集覽
稷卨伊呂稷名棄姓姬氏卨息列反
姓子氏皆舜之臣伊尹名摯殷湯之
相呂望周武王之相姜太公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書郎張陵張陵以下六人皆尚書郎內幹幹讀曰管
主也平決臧否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否音鄙臧否
善惡也平決其善與惡咎徵書洪範篇咎徵注咎徵
叙惡行之驗也君行狂妄則常雨僭差則常暘逸豫
則常燠急則常寒蒙闇則常風昔叔向不見祁奚吾
何謝焉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弟羊舌虎皆春秋晉公
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二十二年晉之執
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
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
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不為已也向音享肸許乙反歸汝南句絕漢汝南郡後周改蔡州今汝寧府是也舉鉤黨舉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從事屬下句中都官從事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青州六郡今益都府本漢北海郡禹貢青州也六郡謂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水土異齊言不同和也周禮五齊者水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齊才計反黨禁中解後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今故云黨禁中解也

【質實】一統志云后稷堯臣為農師教民稼穡有功封于邰乃周武王之祖禼與契通為唐虞司徒受封于商乃成湯之祖伊尹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呂望汲人姓姜名子牙年八十餘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於渭水之陽載歸立為師稱曰尚父佐武王伐紂以安天下授以丹書之戒封於齊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貫彪潁川定陵人劉祐中山安國人魏朗上虞人劉

矩沛國蕭人尹勲犂縣人張陵成都人楷之子邉韶陳留浚儀人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霍諝鄴縣人首陽山注見武帝元封四年史弼陳留考城人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周禮正東曰青州葢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為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為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淄魏為益都郡晉為齊樂安二國地安帝時廣陵僑立南青州故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曰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為齊郡隋復為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為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為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改鎮海軍金為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朝改青州府隸山東道叔向注見靈帝熹平四年祁奚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賨　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黄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

不聽

書法建和初元書黄龍見譏矣此書曰言黄龍見何疑辭也若曰其言如此云耳是故光武郡國甘露降則書言中元元年桓帝巳郡黄龍見則書言是年齊青州河水清則書言陳壬午年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惠帝二年惟平帝書越巂郡上此書巴郡言皆疑之之辭也

大水海溢○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質賓張奐酒泉

人

書法 書張奐遣何歸功奐也乃以不事宦官黜其功而賞董卓其私甚矣此綱目特書張奐遣病漢也是故董卓之破羌寇也書張奐遣田神功之破史朝義也書李光弼使皆歸功遣之者也唐肅宗寶應元年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書法 賀善贊曰桓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梁冀書策免太尉固冀專也論定策功冀伐也立皇后冀伉也策免太尉喬冀忤也貶清河殺李杜冀誣也改清河冀私也封襄

城君冀鞍也張陵劾奏冀犯也殊禮增封冀泰也徵陳龜還冀惡之也二年以後所書多為宦閹書封五侯宦官與誅也單超將軍宦官寵過也楊秉論作宦官貪縱也卒單超贈送過制也獄皇甫規宦官仇陷也免馮緄宦官所惡也卒朱穆憤疾宦官也曆等輸作劾奏宦官也殺成瑨捕曆等宦官所疾也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死雖嘗三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考異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竇武名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集覽解瀆亭地理志解瀆在安平國饒陽縣隸饒陽今隸晉州劉儵河間

人儼
音儼

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考異按歲年例曰正統大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則此年歲首當書曰孝靈皇帝宏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考異以下漏太后父三字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集覽奈何委荼蓼之苦詩良耜篇以薅荼蓼注薅呼毛反拔田草也荼陸草蓼水草也箋云薅去荼蓼之事言其勤苦也今陳蕃以喻國有大事柰何委棄此勞苦而託病不朝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貿實一統志云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軍

初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庶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巳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

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頻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頻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頻破羌將軍集覽伏疾猶疾之隱伏在身無慮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彭陽徐廣曰彭陽在安定郡括地志云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中藏府藏去聲漢官儀曰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物質

實狼于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一統志云彭陽漢之縣名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隋廢之唐復置豐義縣宋復曰彭陽元廢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考異祖上皇字羡按靈帝乃清河孝王曾孫其祖未嘗即帝位不當稱皇祖○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質實聞喜縣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涿郡盧植説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甞轉盼融以是敬之

集覽　同宗相後言靈帝本是同宗當立為後披圖披謂閲視也圖謂宗譜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　定策功何譏私也自梁冀始矣竇武忠賢也則曷為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矣靈帝不足病也故下書封陳蕃不受而殊之善蕃所以愧武也

發明　竇武在東都為戚屬之賢然終亦不免何邪于時漢統屢絶率以旁支入繼武適逢其機迺以此受封不亦惜哉然使其聽植之言推而弗居猶或庶幾而武則不能用也書錄定策功固非

美之正所以為武惜耳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質實高陽鄉未詳處所疑即高陽里注見秦二世三年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謳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眾以反覆攻剽發冢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眾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比陳愚慮向絕比音毗至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集覽　比音毗至反頻數也陳愚慮猶言訴愚衷也昝言注見順帝陽嘉二年羌一氣所生謂東羌亦是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漢和帝時魯恭王上疏曰外蕃同稟天地之氣也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至今

為鯾鯾本作梗詩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厲怨梗病也虺蛇楚辭天問篇雄虺九首靈蛇吞象註虺亦蛇屬爾雅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山海經云南海有大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註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文公辯證曰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但不見說有九首耳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聞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軍不內御御制也言軍便出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

正誤

軍不內御今按此言軍中事專聽主將之命不從中制御也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

靈武地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

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勲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旁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

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名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劒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名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勲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名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劒士收蕃蕃拔劒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宫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賔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宫徙武

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為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為節等所賣固辭不受揚氏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尤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集覽

蕭望之困一石顯元帝時宦官石顯誣譖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尤豫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公乘昕公乘本

奉官名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其後因為氏焉昕名也長樂尚書官名也職主皇太后宮亲長樂皇太后宮名内奏内讀曰納五官史漢官儀有詹事五官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史掾屬也共普姓名共音龔詔版木簡為之其長尺一後書楊賜傳劄用版之恩注版詔書也唐高宗時詔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皆版授郡君史炤曰謂不加告命以版策授之五校即五營也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皆掌宿衛兵梟首梟本作𠑹古堯反倒懸首也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與深病病慮也患也人豪人中之豪俠遲回不決意貌或並音去聲遲待回避也

質實 李膺潁川襄城人杜密潁川陽城人劉瑜廣陵人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巴肅渤海高城人胡騰未陽人

書法 書奏誅何非專也與書謀誅者異矣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曹節等何非濫也與槩書誅宦

官者異矣（同上）節等殺之易辭也前書以竇武陳蕃為某官矣此則曷為復書官惜之也若曰以太傅大將軍之重奏誅宦者其勢順其名正而殺之之易如此以見節等之强而陳竇為不密矣綱目所深惜也綱目書誅宦官四（是年中平六年唐文宗太和九年昭宗天復三年）而不克者二（是年唐文宗太和九年）

發明以利害言之蕃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家國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誅其子之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非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固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然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

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賊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盍亦謹其微哉

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濊貊寇幽并質實鮮卑東著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幽并二州名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烏桓稱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集覽難樓烏桓大人也姓難名樓在上谷郡丘力居烏桓大人也姓丘名力居在遼西質實烏桓北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上谷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遼西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

己酉 二年春正月尊愼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質實 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 兄子何譏私也

發明 前此尊之爲貴人今此尊之爲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也皇后乃母天下之號亦不可無其實而居其名也是時羣小恣横無以取悦其君故爲非禮之禮以媚之耳直書于册其失自見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

惟虵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抑
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虵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
之子
也

集覽

顧復之報詩蓼莪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集傳
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極無窮極也父母之恩大
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霧露之疾言幽隔於空
宮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今之四公後皆
百官志太尉公掌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
水土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為上公録尚書
事覺輙省之折足覆餗易鼎卦曰鼎折足覆公餗蓋
鼎有三足以喻三公也三公不得其人猶鼎之折足
必傾覆其餗也餗音速鼎實也八珍之具皇極不建
書洪範皇建其有極羣書考索曰孔安國訓皇極為
大中之道非也蔡氏集傳云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
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
者也人君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

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龍蛇之孽龍蛇陰類也孽本作蠥𧍝也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祆禽獸蟲蝗之怪謂之𧍝前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斯干篇注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抑皇甫之權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位卑而權重言如皇甫者可抑損其權勢劃艷妻之愛艷妻周幽王后褒姒也幽王嬖之言如艷妻者當劃絕其恩愛

正誤 皇甫艷妻今按此見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甫卿士又云艷妻煽方處朱子傳皇甫位卑而權重艷妻即褒姒也言小人用事而嬖妾蠱惑王心以為之主也

質實 王暢山陽高平人謝弼東郡武陽人楊賜華陰人

書法 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書詔言事始此終綱目書詔言事四是年晉元帝大

興二年齊戊辰年魏主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六月以劉囂為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集覽 囂牛刀反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為新豐侯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

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户司馬公曰邊外部落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為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集覽　西縣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

里漢西縣也今與元府西縣是封禪書秦襄公既侯居西垂即此漢陽周以前為西戎地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東漢改天水為漢陽郡治冀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鍭矢不出竟場疏云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也

質實

一統志云漢陽本漢之郡名治冀縣三國魏置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治上邽尋廢復置秦州宋齊復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大業初復為天水郡唐復為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乾元初復為秦州後移治成紀宋開禧初為天水軍治天水縣金為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為秦州以成紀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西縣漢初所置屬天水郡晉廢之故城在鞏昌府上邽縣西南九十里衡枚注見秦二世二年西山在鞏昌府城西九十里廣漢水所出東山在鞏昌府城東一十五里赤亭水所出新豐縣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考異此亦誤書討與元嘉六年討西羌同質實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一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官宦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輙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刋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

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

過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初太尉袁安子敞為司空孫湯復為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至是逢為司空隗亦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

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

乎其不可及已集覽相標榜相表襮也黨錮傳注標榜猶言稱揚也導人追宗黨錮傳注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胡母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蕃嚮姓名章懷曰蕃音皮八廚黨錮傳注廚音皮判章印行之文如今板榜征羌正義曰縣屬汝南睚眦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瞻卬篇注殄盡瘁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文公集傳曰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因執未知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望門投止窘迫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破家相容寧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明廷寧宜執之明廷猶稱明府也寧宜執之猶言豈肯執捕之今欲分之李篤謂毛欽若欲分取此仁義之美名載半去矣言不執儉得分仁義之半去家事任長任從家

之長上讞之上奏也讞正獄議罪也漢書音魚列反林慮河内邑林本作隆漢避殤帝諱故改曰林索隱曰隆音林慮音閭袁術本傳無明音或曰術音遂案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故袁術字公路愚謂此説未允案前書禮樂志心術注顔師古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又韻會舉要入聲内注説文術邑中道也以是知袁術當在入聲以俠氣聞俠氣之名見聞於人晉之三郤郤犨郤錡郤至皆春秋晉卿也厲公嬖人胥童曰郤氏族大若除去大族則不偪害公室後胥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其尸於朝梁碭碭徒浪反蘇林曰又音唐梁國之邑秦置碭郡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北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即今濟州碭山縣也山在縣東囊括不言注見桓帝元嘉元年括囊

正誤

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今按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亦有此語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

辭

質實

劉淑河間樂城人荀昱潁川潁陰人淑之從兄子趙典成都人郭泰太原介休人范滂汝南細陽人宗慈南陽安衆人夏馥陳留圉人蔡衍汝南項人羊陟泰山梁父人張儉山陽高平人岑晊南陽棘陽人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陳翔名陵人檀敷瑕丘人度尚山陽湖陵人劉儒陳郡陽平人景毅蜀郡人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一統志云外黃漢之縣名屬陳留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開封府杞縣東北左傳惠公敗宋師于外黃即此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蘧伯玉衛人靈公時仕為大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後世追封內黃侯從祀孔子廟庭魯國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縣隆慮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漢改為林慮縣三國魏屬朝歌郡晉屬汲郡後魏省入鄴縣尋復置兼置林慮郡北齊郡廢後周復

置郡隋罷郡置巖州縣仍舊大業初州罷唐初復置巖州尋罷州以縣隷相州宋因之金陞為林州元因之國朝降為縣改屬彰德府謹按此隆慮分明是山名集覽以為河内邑可謂誤矣愚不敢違之故述此縣沿革於此智者察之隆慮山已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中屠蟠陳留外黄人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碭郡名秦末所置治碭縣東漢降為碭山縣後魏改為安陽縣隋復為碭山縣屬梁郡唐屬宋州宋因之金屬歸德府後廢元復置碭山縣屬濟寧路國朝因之改屬徐州

書法　膺已廢矣書前司隷校尉何廢不以罪也殺之甚矣然則諸君子無識歟前書部黨繼書黨人此書鉤黨綱目固不能不假此以垂戒矣

發明　膺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隷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彼小人欲空人之國非

誣以朋黨則不足以盡賢人之類漢室至是固已亡矣然范滂張儉等不得列書于冊者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要當深考而默察之則得其旨矣

是月晦日食考異一本漏是月二字○鮮卑寇并州

庚戌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徵段熲為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冠赦考異提要赦字下大書唯黨人不赦五字

唯黨人不赦

書法赦不恚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以赦黨人也書今年赦以唯黨人不赦也書中平赦

又以赦黨人也黨錮顛末綱目謹書之

觀其所書諸君子之不可深罪益明矣

發明　綱目自元帝永元元年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例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著其獨不赦黨人故也嗚呼黨人皆賢人君子非有大惡於國而惡之若此漢氏雖欲不亡得乎

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書法　朝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予存義故特書之是故順帝朝太后書靈帝朝太后

書皆遷后也不久皆以共書矣

鮮卑寇并州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質實 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專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舉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與 集覽 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注見明帝永平元年 質實 蔡邕陳留圉人

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集覽四公本傳曰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明解解胡買反曉也伯始胡廣字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為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

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懐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集覽 比景建寧元年徙於比景比景注見安帝延光四年成禮具禮也言不降其葬禮配祔雜記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

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父也附讀為祔祔於先死者也文公家禮曰高氏云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遞遷祖妣宜別立室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考妣之位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先生内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旁此當為據也檮椒自隨李咸檮椒為末以自隨者欲以椒塞口而死也本草云椒味辛有毒不造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箋云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家雖獲罪家謂其家竇武也章德虐害恭懷章帝后竇氏是為章德皇后養梁貴人子肇為子梁貴人以父梁竦為竇氏所陷死獄中貴人亦以憂死後肇立是為和帝追尊梁貴人為恭懷太后安思宗祀惡逆安帝后閻氏是為安思皇后安帝崩閻顯定冊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後北鄉侯薨孫程等迎濟陰王保立之是為順帝遂誅閻顯

雲臺 質實

注見明帝永平三年陳球下
邳人宣陵注見熹平六年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書法　於是有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者詔司隸逮捕猛以其言直緩之段熲奏猛論輸左校則其直書詔何專病靈也曷為病之人言節甫幽殺太后不治節甫而罪司隸帝誠何心哉以是為帝病故特書詔終綱目書詔輸作二李膺劉猛皆病其上也

冬十月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癭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集覽 悝音魁渤海王之名癭陶地理志鉅鹿郡癭陶縣案鉅鹿今邢州是也癭一井反颯思合反史炤通鑑釋文音立

質實 一統志云癭陶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晉屬鉅鹿國後魏改為平鄉縣隋屬洺州尋改屬邢州唐初於此置封州州廢還屬邢州宋省入鉅鹿縣尋復置金仍舊元隸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質實 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鮮卑寇并州

質實 鮮卑東蕃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癸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夏六月地震○秋七月以唐珍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日食

甲寅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考異按凡例討而殺之曰誅此當書誅誤作斬

堅富春人名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質實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一統志云富春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三國吳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廢郡仍屬吳郡晉改為富陽縣隋屬

杭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杭州府

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考異入當作寇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集覽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曰石經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之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古文篆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主於徒隸從簡易也或曰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書法　書尊經也自是補遷還成綱目必詳書之詳梁戊戌年

夏四月大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䝉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

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而深可為戒哉

集覽　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章懷說縣空縣讀與懸同叔向春秋晉公族也姓羊舌氏名肸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向音享閡文閡與礙通文法也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韓安國起自徒中韓安國睢陽人嘗學韓子雜說漢景帝時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安國扞吳兵於東界其後坐法抵罪既而拜為梁王內史起自徒中為二千石武帝時累官御史大夫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會稽人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擔束薪行且誦書為妻所棄漢武帝時以同邑嚴助

薦名見說春秋拜中大夫後為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徵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叔向晉人即羊舌肸也博識多文能以禮信為國介聘於楚楚欲㣲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不私其親稱為

遺直

六月螟集覽螟螟蛉桑蟲也說文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丙辰五年夏益州吏反○大雩質實大雩注見桓帝延熹元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

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集覽 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內之親

質實 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國禁錮注見章帝元和元年

發明 書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文無貶詞然當時忿嫉黨人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觀當時所惡如此則曹鸞雖欲為之申理其可得乎書殺而不去其官亦哀之也

鮮卑寇幽州

丁巳 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

討賊有功特
敕之拜議郎賀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陽
球漁陽泉州人九江郡名注見秦
王政四年
壽春邑

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埶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藩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齊制宜如故

典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枹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集覽 宣陵桓帝之陵墓鴻都門注見安帝延光三年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一尺之

長故曰尺牘鳥篆字為蟲鳥形迎氣五郊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詩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文公集傳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工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養老辟雍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石渠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帝親臨決焉注見本年白虎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效宣帝故事議五經同異帝親臨決作

白虎議奏注見本年

質實　意陳意戲也陳敷告也博弈博局戲也奕圍棋也俳優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宣陵注見建寧元年

書法　宣陵孝子何市賈小民自名也自名也曷為以為宣陵孝子書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誣也而以為太子舍人其無義謂甚矣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因請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

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之患則可矣豈與遠方之冠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裔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集覽 疥搔疥瘡搔痒也搔本作瘙音躁瘭疽瘭音標疽病也疽音雎癰也高柳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檀石槐鮮卑大人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為三部節傳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

竹為之柄長三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板揜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　質實　後百官志云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四夷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刼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

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集覽 刼質刼感驅勢刼也質以物相贄也質又音致又有作刼執者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坂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

質實 遼西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趙苞河東武城人柳城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發明 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呼微矣

戊午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反質實合浦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交阯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二月朔日食○地震○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門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𫎇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集覽東觀注見和帝永元十三年

書發書識也置學美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

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是故樂松等圖像立賛不書削之也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鴻都門學及劉表立學宋立四學爲譏辭

以張顥爲太尉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書法 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顥中常侍奉弟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矣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書法 侍中寺何内署也舊制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至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牝雞而晨變不虛生矣雌化爲雄異也女化爲男甚哉宋乙丑年雌雞化爲雄綱目一書而已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氣如龍長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秉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

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趙玹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集覽 妾媵媵音孕送女從嫁閹尹顏師古曰稱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尹正也閹與奄通並音淹又音掩記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常伯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常伯蔡氏傳曰牧民之長曰常伯前書谷永傳注常伯即侍中納言書舜典篇命汝作納言注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便辟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搢紳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逮及逮謂訪逮也冠屨倒易續離騷賈誼弔屈原篇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文公集註章父冠名薦屨反在屨下也又前書賈誼疏屨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陵谷代處詩十月之交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注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鶴鳴之士詩鶴鳴篇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皋澤也九皋九折之澤言深遠也鶴在中鳴

馬天雖高遠亦聞其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斷絶尺一顏師古曰尺一之板詔也斷絶謂不得頒降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封處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蜺通作霓屈虹也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鄭玄注曰霓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倖於陽也趙霍謂趙嬈霍玉蓋升姓名蓋公盍反字或作蓋非

正誤 不見逮及今按謂任用不及也斷絶尺一今按詔令難於斷絶欲其謹慎不輕發也

質實 橋玄梁國睢陽人

書法 書虹始此終綱目書虹二 陳甲申年白虹貫日

發明 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修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羣臣然皆削而不書者言

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集覽天市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主國市聚交易之所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反是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為渤海王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集覽暴室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於是策收后印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耳書幽殺之何罪信讒也終綱目廢后書殺三詳

桓帝延熹八年

發明漢時廢后多矣苟非大惡皆能保全始終至桓靈二君乃始極其威虐故前之鄧后與此宋后皆以幽殺書之而不言其罪夫亂亡之世貴為國母猶且不免況他人乎噫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質實盧植涿郡涿人

鮮卑寇酒泉

質實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初開西邸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也

集覽　復致大鳥楊震死時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書法　桓帝之世書賣闗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開西邸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哉書初開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

己未　二年春大疫○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為人所刼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

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絶

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王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附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集覽　辜榷榷與校通注見桓帝延熹三年辜較五毒項與手足俱加木夏城門洛陽城南門名曰夏門

書法　甫死考掠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梁冀書伏誅胡廣等書有罪則廣為冀黨明矣王甫書伏誅段熲書有罪則熲為甫黨明矣

發明 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不免書有罪者失在阿附官寺輸貨得官耳當是之時守正而斃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況熲輩乎書以貶之宜矣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玆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為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受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集覽 陰陽乖刺乖繆刺戾謂陰陽不調順也刺音辣 質實 呂強河南成皋

人郡鄉縣名注見

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官者惟吕强不書書其官綱目封拜書不受十有九不拜二讓還一詳安帝永初元年官官能讓者吕强而已終綱目官官可取者三人吕强以賢揚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發明 曰均之内臣也前此單超等封侯則揭官者書之今此吕强乃書中常侍何哉强有清忠奉公之節且抗詞自列備言封爵官寺之非固非超等濁亂朝綱之比綱目别而異之特書不受以著其美其樂予人為善之意不間流品如此乃知不問是否欲一槩殺之者過矣

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繆常法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集覽上祿縣屬武都郡宋質實云上祿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東晉屬仇池郡隋為蒼泉縣尋仍舊唐廢之今鞏昌府成縣北二百二十里是其廢縣地也

中郎將張修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鯈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

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質實 陳球下邳人

發明 不曰殺司徒劉郃等而列叙之者哀其死不以罪不失其職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巴郡板楯蠻反質實 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板楯蠻注見光和五年 ○鮮卑寇幽并集覽 幽并二州名在朔方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庚申 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集覽 江夏今在武昌是有江夏縣 質實 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秋地震○冬有星孛于狼弧集覽 狼弧

天文志天狼星弧矢星

鮮卑寇幽并○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

集覽

單圭苑名鴻池上林武帝所起之苑名三驅之禮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注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惟取其不用命者不盡物取之義中之仁也若保赤子出尚書康誥篇文畢宮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露臺漢文帝欲造露臺惜百金之費注見文帝後元七年文王之囿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質實一統志云鴻池在河南府洛陽縣東三十里漢張衡東京賦東則鴻池清籞淥水澹澹即此上林苑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琁擊破之考異按此書攻當作寇書擊當作討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

轂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犇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集覽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也零陵郡名今永州是注見武帝元鼎五年轂公侯反說文張弩也又詩話注引湍也波駭如波質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楊琁會稽烏程人喬之弟浪之駭散

辛酉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騄驥廄丞以領之集覽騄驥騄駬騏驥良馬名

時豪右辜搉馬匹至二百萬

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集覽交阯南夷郡名郭璞

云交趾所以謂之雕題脚脛曲戾相同趾與趾通

質實 張九齡曰漢置交趾刺史治安南領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朱鳶上虞人

○六月雨雹○秋九月朔日食○鮮卑檀石槐死集覽

檀石槐鮮卑大人名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書法 匈奴單于書死書立鮮卑未有書者於是一書則特書死何幸之也鮮卑自世祖二十一年始見綱目和帝永元五年書徙據匈奴地始盛至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始益强盛為邊患二十六年矣

作列肆於後宮

是歳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獘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集覽太僕

牧馬官名荒穢不治地之荒蕪汙穢之不治者

書法凡作宮室譏也作列肆甚譏之也是故靈帝好狎則書作列肆於後宮肅宗好佛則書置道場於三殿唐上元二年言非地也

發明為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為闤闠猥賤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大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

諸坐徵者集覽槭乙六反注有悉拜議郎文章也今作或質賓祖厲人張濟武威

發明是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所在縱橫方且詔公卿舉為民害者何哉書之於册足以發千古之一笑耳

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太微天文志太微垣在翼軫之上注見景帝後元三年○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虜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倚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

討而平之忠乃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陳兗州郡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遣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集覽 板楯西南夷部落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不軌陰謀反逆為不道

八月起四百尺觀○冬帝校獵上林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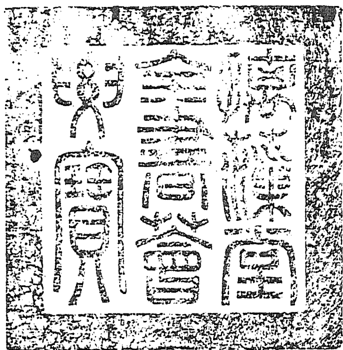
書法 書校獵何譏禽荒也是行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為侍御史質實 桓典沛郡龍亢人榮之玄孫典為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書法 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

癸亥 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又廬州府城西九十里有金城河未知孰是○五原山岸崩集覽 五原山在勝州榆林注見武帝太初三年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通鑑綱目卷十二下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下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黄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别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歳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

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黄巾為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刼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集覽鉅鹿故邢侯國今為順德路諝寫與反說文知也周禮謂有才智之稱也質實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渠帥注見唐代宗廣德元年劉陶潁川潁陰人

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考異此亦當書后兄何進與梁冀同集覽都亭地名近畿內○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

朱儁討潁川黄巾

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强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黄巾嵩規之兄子也集覽潁川秦地漢獻帝徙都之改名許昌料簡料度簡選質實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皇甫嵩安定朝那人規兄之子

殺中常侍呂强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

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諸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讒誣栩與角為内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寃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

獄中

集覽 霍光傳瘚昌邑王事栩火許反說文枓也其實皁可染皁櫂注見桓帝延熹三年不音浮上聲疑質實向栩朝辭也 歌人

書法 三人皆宦者所疾者也故以無罪書殺然則中常侍而先朝士可乎以中常侍而能諫則尤賢者也是故荀私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上而為譏 鄧康 荀賢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下而非辱强雖自殺書殺綱目勸戒之意深矣

發明 候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又皆揭宦者書之至呂强則書殺書中常侍豈綱目獨私於强哉蓋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褒善貶惡之意也若槩以宦者而不分善否則失春秋之意矣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黄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悦坐寇賊免

汝南太守趙謙討黄巾敗績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謙擊黄巾軍敗門下袁祕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謙以得免集覽扞蔽也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黄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皷譟而出犇擊賊陳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

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竒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馬甞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荅操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還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汗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

克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説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變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變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

集覽 長社地名在許州苣音巨説文東葦燒也今文作炬機警有機關而警省權數權謀術數顒魚容反月旦評汝南許劭與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稱馬儁音俊與俊通變即節反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舜舉十六相禹稷契臯陶伯益伯夷義仲義叔和仲和叔夔龍朱虎熊羆釁許刃反説文血祭也又假借為罅隙也

質實 長社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沛國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陳國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曹騰沛國譙人傅燮靈州人杜鄴之戮事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考異平字上漏討字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質實 賈琮東郡聊城人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質實 一統志云

廣宗東漢之縣名屬鉅鹿郡即漢之堂陽縣地晉屬安平國後魏屬清河郡隋改為宗城縣唐於此置宗州州廢以縣屬貝州後復改為廣宗縣屬魏州宋屬大名府金復改宗城縣屬洺州元復為廣宗縣後省入平鄉縣尋復置屬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書法　圍書徵還病漢也書檻車甚病之

秋七月巴郡張脩反質實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脩以妖術為人療病其法畧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角弟梁實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考異斬當作擊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三萬溺死五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集覽溫卹溫存憂卹也 質實下曲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鶻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鶻乃止正和詰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勲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河陽以拒賊欲以軍事罪之而勲戰輙有功至是群盜圍昌於冀昌召勲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之勲至誚讓群盜乃解圍去勲遂救校尉夏育於畜官為羌所敗勲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勲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群羌服其義勇送還漢陽

集覽 先零羌注見宣帝元康四年枹罕河西地名今之河州有枹罕縣殺良殺害忠良之士紲食謂養鷹必羈紲而飼食之鷙音至說文擊殺鳥也又訓擊也猛也亨音烹古字亨烹通用冀昌地名在冀州地莊賈後期穰苴奮劒史

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狥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創音瘡訓傷也滇吾羌酋名

正誤

冀昌今按冀字句絶昌屬下文即刺史左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冀縣明帝改天水為漢陽上文蓋勳即漢陽長史也

質實

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枹罕漢之縣名屬金城郡隋始置枹罕郡於此唐因之宋省入寧河塞故城在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治西湟中西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胡注見章帝建初六年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武威郡名注同上年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三年蓋勳燉煌廣至人河陽縣名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冀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考異

當書討不當書擊

南陽黄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黄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黄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集覽

南陽在河南今南陽府是宛城注見周赧王十七年秦項之際秦始皇項羽之時賞附勸來附者賞之來者勸之徹圍徹去營塞質實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張超鄭人孫堅富春人土山未詳出處唯汝寧府信陽縣南六里有土雅山未知是否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集覽楚辱箠楚耻辱也凶慝難量凶頑惡

悉不可測量好氣决者有豪氣而好果决者厲聲厲色高聲也大辟死罪乳藥乳上聲乳藥謂飲藥而死

質實 豫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王允太原祁人

書法 自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至是百五十餘年書刺史者張喬李固尹耀朱穆夏方度尚朱儁賈琮王允數人而已五年增置州牧而後牧與刺史不可勝書其以稱職書者鮮矣

乙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

書法 綱目書疫十有五其書大者十一詳秦戊午年靈帝凡五書焉民可知矣而未聞救災之政靈之為靈宜哉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脩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續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黄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絶脩宮錢

集覽災天火曰火人火曰災樂安郡名今棣州是陸康陸續之孫魯宣稅畝而蝝災

自生春秋書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至冬蝝生饑災異可見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論語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本價十一十分之一分騶音鄒說文騶廄御也孟津郡名今孟州是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質實

南宮雲臺注見明帝永平三年一統志云樂安漢之郡名治陽信縣三國魏分置樂陵郡晉為樂安國隋置棣州唐徙治樂陵縣天寶初改為樂安郡乾元初復為樂安州五代梁及宋皆因之元置濵棣路後改棣州國朝改為武定州以厭次縣省入仍屬濟南府陸康吳郡人劉岱牟平人寵之弟

黑山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

大計司隷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衆奉飛燕為帥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集覽 黑山在順德路內丘縣之山谷博陵地名元為中山國改定州常山元名鎮州今改真定路是也 質實 一統志云黑山在順德府沙河縣西北四十里山石多黑故名博陵地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常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三月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亦先輸貨財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 集覽 熲古迥反廣韻訓光也 質實 冀州

注見秦二世

二年信都國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塞外之部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集覽弭毋婢反說文弓無緣曰弭又訓止亂

夏四月大雨雹〇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書法 史曰以討張角功也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收印綬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矣

發明 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召還王允討破黃巾下獄減死張讓不出國門其賓客又與賊交通乃反以討張角受封然綱目於此止以封官者書之者所以不沒其實且無功之可書也夫有功者獲罪而無功者錫爵漢之刑賞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七月螟○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於溫

質實 鄴縣名注見晉懷帝

永嘉
六年

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初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薨謚曰文烈

集覽　閱音越說文見數於門一一數之也又察也

質實　臨晉地名注見周赧王五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姓自鄧禹以來未有也於是宦官益横諸賢得免如賜者鮮矣特書幸之也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黄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集覽　大較訖岳反增韻大較猶言大畧也

書法

成帝之世書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然未殺也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而漢之亡決矣自古以來殺諫臣者未有不亡者也綱目東漢書諫議大夫三王良周舉劉陶自是無書者矣終綱目諫官書殺四劉陶侯昌業孟昭圖常濬

發明

漢室滅亡之徵至是無可言者矣然劉陶之死且揭諫議大夫書之者所以甚漢靈不君之惡而為後世殺諫臣者之鑒也

張温擊凉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考異

擊當作討質實凉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張温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温遣周慎追之參

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追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絶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

集覽美陽馮翊郡名在耀州美陽縣堰音偃韻會注壅水謂之堰耳謂附耳而與之語怖恐懼也鴟張言語妄大如鴟梟惡鳥之張大河隴河內隴

西沮質實一統志云美陽漢之縣名屬右扶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武功縣西七里榆中城名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里東漢時群羌居此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黄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集覽物積韻會物滿也積聚也質實一統志云西園在洛陽縣即漢桓靈賣官諧價之地

河間國名注見帝亥更始二年

書法識也綱目書作堂三漢萬金秦教武武后天堂皆識之也王路漢衰斯則百則以災變書

丙寅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温為太

尉

三公在外始於温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戸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集覽甄之眞反姓也進賢理屈進賢理屈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南容傅燮表字用賢人治理枉屈質實

脩南宫鑄銅人

帝使繕脩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鍾又鑄天禄蝦蟇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 集覽 翻車激水而上轉動之罷渴烏受水之罷如烏之渴飲也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何以書譏不知務也秦方富強奢侈之甚不足責也黃巾之禍殆遍天下而踵秦所為以是為不知務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鑄六而書銅人者三詳後主建興十五年魏皆譏也

夏五月晦日食○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斬之 考異 斬當作誅 質實 荊州注見獻帝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 考異 討當作擊 集覽 武陵今常德府有武陵縣也 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

四年

○鮮卑寇幽并○徵張溫還

丁卯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為車騎將軍贊實

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何苗宛人苗進之弟也

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

謂我怯群爭勢離然後卒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爕子幹年十三言於爕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侯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爕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爕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爕按劒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掠三輔

集覽漢陽郡名在蜀中今漢州聖達節次守節春秋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注節猶分也聖達節言聖人達於天命無可不可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謂賢者自守己分而不妄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謂愚者不安己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弒之徒皆如此欲避其難乎春秋哀十五年衛孔悝遭蒯聵之難時子路為孔氏邑宰將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禄必救悝之難程嬰春秋晉人景公時大夫屠岸賈誅滅世卿趙氏趙朔有遺腹子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匿山中朔友程嬰謬謂諸將殺杵臼與孤兒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司馬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後是為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屠岸賈滅之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報宣孟乃自殺武齊衰三年奉祀不絶

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治中官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

年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主簿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司馬官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馬騰扶風人大人按霍光傳子稱父曰大人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

書法 殤帝之篇書張顯戰沒矣安帝之篇書鄭勤戰死蔡諷戰沒矣未有書與戰死之者㷭書死之自劉快以来百七十九年未之有也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則以能平盜書其盛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漁陽張舉張純反

故中山相張純與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刼畧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屯

肥如舉稱天子紘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薊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肥如縣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集覽區星姓名區如字或音烏侯反質實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前太丘長陳寔卒質實太丘縣名注見桓帝元嘉元年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書法 邑長不卒卒卒陳寔錄賢也終綱目令長書卒二王渙陳寔寔以前長書甚賢之也

戊辰 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寇太原河東○屠各胡寇幷州殺刺史張懿質實 屠各胡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質實 劉虞東海郯人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侍中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虞爲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郤儉從

事賈龍等破走之選吏迎馬徙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質實**董扶綿竹人綿竹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考異殺當作弒據齊建武四年書高昌弒其君馬儒隋開皇十七年書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十九年書突厥弒其都藍可汗皆書弒不書殺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集覽**醢落匈奴右部渠帥名呼韓邪之系冐頓之後也醢音火兮反

大水○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刧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集覽 驅除注見帝玄更始元年合肥秦合肥縣漢置廬江國東漢為合肥侯國仍隸九江郡正義曰今廬州治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或作淝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一統志云合肥漢之縣名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劉

宋改為汝陰縣屬汝陰郡齊屬廬江郡隋復為合肥縣屬廬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又併梁縣地入焉仍屬廬州府

書法 芬謀誅宦官因廢立帝則曷為止以自殺書示戒也鄭衆專而周章之謀起趙張橫而王芬之計決綱目不書謀逆所以為尊信宦閹者之戒也然則芬無貶乎書自殺所以為貶也不量其力造作非常秖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發明 芬以下謀上宜得春秋無將之誅胡不書其謀反又胡不書其有罪伏誅是時靈帝罪浮于桀乃獨夫耳況芬本謀特欲誅宦者為廢昏立明之舉是以綱目末減其罪蓋恕芬所以惡靈也其旨微矣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質實** 袁紹汝南汝陽人

冬十月青徐黄巾復起○講武平樂觀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集覽** 行陳行下孟反按行也陳通作陣下

近陳通觀兵左傳觀兵于南門杜預曰觀音貫觀示兵威也楚世家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謂陳兵脇周也昭果毅左傳宣二年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黷武黷與瀆覿通慢也數也古人有言曰武不可覿覿武無烈

書法書講武何譏也寇在遠而講武於京師以為非禦備也故元年賊起繼書屯都亭五年復起繼書講武平樂觀皆深譏之書講武始此終綱目書講武三是年晋安帝元興二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書大閱二晋成帝咸康六年康帝建元二年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為左將軍討之

質實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

之質實公孫瓚遼西令支人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己巳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考異擊當作討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

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三月純客殺純送首於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集覽丘力居烏桓大人名　質實右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即拜劉虞為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

協為陳留王考異皇字羨考證皆當去皇字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為陳留王年九歲

集覽 輕佻佻與恌宨通爾雅曰恌偷也注苟且也離騷經余猶惡其佻巧注佻輕也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窕注言不能持重也窕徐氏音敎尭反又通弔反

書法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大疫居綱目半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

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辯何以不書太子未嘗立為太子也於是蹇碩潛謀立協事有不能從容者矣兩漢書皇子即位者一而已

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黄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質實何顒南陽襄鄉人荀攸潁川潁陰人彧之從子鄭泰開封人

書法蹇碩書誅矣其書進收何進專也

發明何進以私忿殺蹇碩故曰進收然碩亦不免書誅何哉此曹斵喪帝室罪盈惡積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豈得以其死於私忿之故而遂末減其罪乎書法若此初非過也

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崩

質實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集覽驃騎注見武帝元狩二年輈張輈竹求反書無逸曰譸張為幻注譸本作輈謂欺誑

幻惑也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蔡氏傳曰譸張誑也按譸與輈侜通史炤通鑑釋文曰輈車輮也

張施弓弦二字皆有動意

章懐云輈張猶彊梁也

書法 書暴崩何咎遷之者也

發明 孝仁本非國母然自何后言之猶為其姑云爾而遷之怖之使之至於殞滅可乎故夫后以崩書者是予其為母后也予其為母后而遷之至於暴亡者其罪殆有不可言者矣宜乎他日賊臣得以藉口也

葬文陵質實 一統志云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則可矣乃必欲名兵盡殺而後快斯爲已甚太后所以不許也後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謬宜其禍不旋踵皆因上之御下不得其道所以小人乘機而動自然之理也

大水○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刼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考異一本無詣京師三字按提要刼太后下有及字

袁紹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

數白太后為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為然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戀臣

畜養之恩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
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
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
姦也且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
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
如顯奏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
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
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
未易輔也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名東郡太
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
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
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
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輒鳴鐘鼓
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
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

紹懼進變計因脇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為司隷校尉王允為河南尹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顧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宫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戸下斬進即為詔以樊陵為司隷許相為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協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讐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猝至恐怖流涕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

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為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宫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輙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吕布殺原而并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集覽 三署郎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主執戟更直侍宫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正義曰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

郎中是今之尚書也楚楚詩國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注楚楚鮮明貌文公集傳曰此詩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蜉蝣朝生暮死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鼓洪爐顏師古曰扇熾其火謂之鼓稟賜稟讀曰廩古者給人以食取之於倉廩故因稱稟賜稟食橋瑁姓名瑁音娼依省內依上聲恃也省內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欻入欻讀若忽暴起也韓文詩指畫變怳欻注茫昧貌青瑣南宮門名顏師古曰門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孟康曰以青畫門邊鏤中天子門制也複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穀門洛陽城門名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為之螭虎紐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曰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兵四夷

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又傳國璽注見光武建武三年北芒阪下芒本作卬蘇林音忙遽之忙山名也在河南雒陽縣北七十里故曰北芒應劭曰卬屬沛國卬縣之山也阪音返坡阪也一曰澤障一曰山脇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謂之三臺蔡邕初署祭酒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後遷尚書

正誤

又楚楚今按似謂悽愴苦楚之意承上文先帝新棄天下而言依省內今按依如字倚附也

質實

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陳琳廣陵人湟中西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六年成皋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澠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狐疑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七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焉

書法卓前書將軍矣此則曷為不書於是卓累徵拜不奉詔也直書董卓而冠之以進名罪進也漢之禍進為之○書詔罷宦官矣張讓等曷為復以宦官書譏不力也於是太后詔復入直不書書入惡辭也○於是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省內讓等將帝步出此其先書帝出何不以播蕩累紹也宦者書誅罪之也然則紹無貶歟書帝出河上紹捕宦者悉誅之則其專且濫之罪著矣終綱目書誅宦官四其克者二漢書悉誅唐書大誅皆甚之之辭也詳建寧元年

發明進之此舉乃飲烏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飲之為愈也綱目書進名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傳者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夫王者無外家撫四海而特書曰出者著傾覆之禍示播遷之辱也漢自安順以來寵信宦者如護心腹至桓

靈則日益甚矣濁亂朝綱荼毒四海賢人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而彼方根據蟠結疽食浸淫如瘿之附於頸不至於大壞極亂而不止綱目書之一則曰宦官二則曰宦官詳著于冊所以示亂亡之本為萬世之戒也後之寵愛近習者盍亦以是為鑒乎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遂弑太后何氏考異提要無出字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

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縣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蹴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公卿以下不布服集覽蹴迫永樂宮史炤通鑑釋文曰蹴子六反行平易也迫逼也猶言行平易而逼之也先何太后遷董太后於永樂宮憂怖暴崩故謂何后蹴迫而死正誤蹴迫永樂宮今按此此於行平易質實上谷郡名注之義無取當與蹙通謂促迫也見秦王政三

年

書法 書出奔何卓强也紹出奔而弘農遂廢矣綱目聯書之所以著紹奔之由也卓自是削不書姓至伏誅始書之終綱目母后書弑九秦庶長改弑君母魏冉弑君之嫡母董卓弑何太后晉賈氏弑楊太后趙石虎弑劉太后石遵弑劉太后燕主寶弑段太后魏胡氏弑高太后朱全忠弑何太后弑書殺一燕主熙殺丁太后

發明 蹴迫永樂逆婦姑禮此豈非董賊藉口之詞乎然綱目於此且正其弑逆之名而何氏不失為太后者亂臣賊子假問罪之說以行其私借使何后無可指之失亦必不能免此固綱目誅討之意不以有詞可執而未減其罪為後世窒賊亂之門杜篡弑之漸拔本塞源之論也

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侍殿上考異提要無弟字○即拜

劉虞為大司馬○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集覽 郿音眉縣名屬右扶風詩王餞于郿今鳳翔府是顏師古曰郿又音媚

質實 一統志云郿秦之縣名漢屬右扶風後魏改平陽縣西魏改郿城縣尋廢入周城縣隋置郿城郡唐改郡為郇州尋廢州為郿縣屬稷州後改屬鳳翔府宋因之金初屬恒州後屬京兆府路元初陞為郿州至元初復為縣屬安西路國朝改屬鳳翔府

書法 官未有書自為者書自為專也官書自為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考異提要無弔字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書法　祭臣不書此何以書予思賢也是故樊豊誅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衄而後祀魏徵禄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　衰亂之世信用群小殺戮忠良人情忿怨故姦雄借以為詞稱兵問罪既得所欲則必申理寃枉擢用名流以快海內之心如董卓遣使弔祭陳竇及聘名處士申屠蟠之類是也人主觀之綱目所書則必兢兢業業用賢去佞毋使姦雄得以為藉手之地可也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書法　恒雨也昭帝之元嘗書七月至于十月矣於是復見終綱目連雨數月者二而已

○冬十月葬靈思皇后

公卿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書法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惟蕭何書賜卓則書自操裕皆直書之而已

發明莽卓在漢均為逆賊然綱目於莽自得政以至即真皆以太皇太后冠於其上而不曰莽自為者所以著母后之禍為萬世戒也至董卓則書卓自為太尉自為相國自為太師者所以窒篡竊之源使後世亂臣賊子欲假朝廷之命以自進其爵位者無得為欺天下之具也嗚呼自是而後

竊命之臣皆用此例矣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黄琬為太尉楊彪為
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
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
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禄勲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
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
又以韓馥為兾州牧劉岱孔伷為兖豫刺史張邈張
咨為陳留南陽太守集覽周毖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愼之
子也續漢書及魏志珌並作毖章懐
注云毖音秘宛陵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
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伷直又反質實

黄琬江夏安陸人瓊之孫楊彪華陰人秉之孫荀爽潁川潁陰人淑之子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宛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陽郡名注同上年

發明 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為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真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犇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為後

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犇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揺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集覽移書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為移箋表之類也質實勃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

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起酸棗表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表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集覽 魯陽南陽郡有魯陽縣案魏世家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是

質實 河内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鄴縣名注見建安十五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北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酸棗縣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一統志云魯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為廣州晉復置縣屬南陽國後魏置魯陽郡又置魯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廢州為魯縣屬襄城郡唐初復置魯州改縣曰魯山貞觀中州廢以滍陽縣省入魯山屬汝州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 特筆也書推為盟主將以深責紹也

卓弑宏農王

書法 廢君書弒自董卓始終綱目廢君而弒之者二十宏農王宋零陵王營陽王齊汝陰王海陵王涪陵王梁巴陵王魏王恭安定王東海王齊中山王梁主綱魏主欽周宋公陳江陰王齊濟南王隋介公後梁濟陰王後唐鄂王漢湘陰公

發明 宏農既廢已不成乎君前史皆以殺為文至綱目始正名書弒者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則逆賊之罪益著矣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考異 提要卓上有圏子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表河南尹朱儁為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卓大會公卿議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

集覽 本初袁紹字孟卓張邈字坐不閬堂閬傾頭門中視也即坐不垂堂之義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公緒孔伷字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虎兕虎山獸之君兕序姊反有力之獸如牛而一角青色重千斤糜沸糜説文糁也言如糁之沸

正誤 坐不閬堂今按坐不閬堂言愛惜身命也堂高廉遠地閬視恐墜墮即坐不垂堂之義糜沸今按糜即粥也李賢曰如糜粥之沸

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并涼二州名并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

免未有書所自者書卓奏何專也是故王鳳專則以陳湯為從事中郎書鳳奏董卓專則免太尉琬司徒彪則書卓奏殺伍周者卓也則以王允者亦卓也書以非譏允歟允為卓所以而卒能誅卓書以所以予允也故灌嬰能與齊連和則書産使者乃所以予嬰王允能使布誅卓則書卓以者乃所以予允也

卓徵益勳為議郎皇甫嵩為城門校尉

益勳為京兆尹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素怨嵩徵嵩為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

立亦還

質實 京兆尹官名注見武帝太初元年扶風京師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二子忠賢也則曷為書卓徵書卓徵為二子惜也

發明 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為上將手握強兵坐視帝室傾覆逆賊鴟張不能唱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召甘心事賊何哉善乎范曄之論謂其舍格天之大業就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者也況是時蓋勳進謀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至他日乃以虛詞強辯與逆賊抗不亦晚乎綱目書卓徵嵩為城門校尉則嵩屈身就賊之恥不可掩矣是以通鑑明年五月書以嵩為車騎將軍八月書以嵩為太尉十二月書太尉嵩免綱目皆棄而不錄蓋鄙之也鄙之則不足言矣然則志士

仁人其於去就之際盍亦知所處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考異 提要無帝字及車駕西遷五字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集覽 畢圭注見靈帝光和三年 居家居民之家也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書法李傕曹操皆書遷帝于某逼遷也此則曷為以自遷書其上書卓遷都燒宮廟發諸陵然後書車駕西遷則其逼脅凄凉之狀自見矣書卓遷都專辭也書車駕西遷不得不遷之辭也

發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董卓虜掠人民驅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然綱目止書宮廟諸陵及車駕而不及民何哉春秋之法君將不言師師君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於師也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廟災則必哭之以神主之所安也蓋孟子之言為時君牛羊用人而莫之恤故以民為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必以君宗廟為重而民次之此則經世之大常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託以為民之故輕棄君親社稷而不顧以自

文其背畔之實如降虜降賊以全城為名者不有君子誰能正之噫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孫堅起兵殺荆州刺史王叡前至南陽已數萬人殺太守張咨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質實 長沙郡名注見興平元年荆州注見建安十二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豫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書法　書據何罪專也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表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集覽　公路袁術字

質實　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宜城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江陵縣名注見

建安十三年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

書法自卓弑以來徵拜皆書卓以此其不書卓以何卓在外也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内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

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内頃之酸棗食盡衆散

劉岱殺橋瑁

集覽 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勃海引河内之衆勃海太守袁紹先與王匡屯兵於河内酸棗諸將劉岱張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等諸將俱屯於酸棗縣酸棗注見周慎靚王四年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谷音泰欲括地志云太原郡大谷縣有大谷山丹析二縣名地理志弘農郡丹水縣索隱曰丹水屬南陽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縣冢領山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内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

質實 成皋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勃海郡名析注見帝玄更始元年注見建安八年南皮河内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孟津地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大谷關名

在河南府閿鄉縣西南二十五里泰山谷丹水漢之縣名屬弘農郡晉屬順陽郡後魏改置丹川郡後周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内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每望寇奔北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覯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之病卒袁紹使廣陵功曹臧洪領青州以撫之集覽奔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質實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臧洪廣陵射陽人

書法書紹以何專也

夏四月以劉虞為太傅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絶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寛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悦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

集覽荒外注見安帝永寧元年委輸注見高帝五年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漁陽郡名注同上年

書法於是道路壅塞命不得通何以書予虞也是故苟可予也雖君命未達書之

司空荀爽卒

奭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内謀會病薨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質實鍾虡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飛廉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書法自建武十五年書復行五銖至是一百五十三年未之有改也卓始壞之書曰卓壞五銖錢罪卓也

省孝和以下廟號

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為宜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籍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

集覽　籍田注見文帝三年鸞輅注見成帝建始元年旄頭羽騎注見光武建武四年羽騎

質實　公孫度遼東襄平人高句驪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烏桓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西郡名注見建安十年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營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平州注同上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議以拒之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集覽 昌邑亡國之釁昭帝崩立昌邑王賀王素淫戲無度此乃亡國之釁隙也後廢之而立宣帝樂浪注見武帝元封三年蒙塵左傳天子蒙塵于外注云天

子出奔謂之蒙塵

書法 秦立齊君為東帝書立此其書奉何衆所欲也故未卒事不書書不受嘉守節也再書虞重予之與書已而去之者大異矣終綱目書奉為帝一而已

發明 既不受矣而猶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二月卓自為太師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考異 按上下文並書討卓此書擊傳誤耳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汝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却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　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集覽陽人注見秦莊襄王元年甄官甄稽延反甄陶也官謂官舍也如學官鹽官之官賈誼傳學官注云學者所學之官也

質實大谷闕名

注見初平元年澠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華陰縣名注見興平二年安邑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魯陽縣名注見初平元年

書法於是書討卓者三關東孫堅朱儁惟堅書進兵予義也故特詳之僭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僭陵五是年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再書安帝義熙十二年再書書鎮衛山陵一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書按視諸陵一後唐甲申年

發明自諸君唱義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强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夏四月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

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質實 義真皇甫嵩表字

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

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仗刃拒紹紹皆殺之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為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為別駕配為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為謀主紹又以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嘗為馥所不禮於是發兵圍馥第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去依張邈後紹使

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已遂自殺

集覽

逢紀逢皮江反姓也案揚子逢蒙分其弓注逢莫江反仰我鼻息仰五亮反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易與也從事從軍職參謀議將軍屬官亦刺史屬官沮授姓名沮側余反風俗通曰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

正誤

仰我鼻息今按仗我呼吸之力也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一統志云漳水在潞州城西南二十里即濁漳水也源出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流至州境經襄垣黎城與清漳水合延津注見建安五年

書法

於是辛評等說馥讓紹則其直書逐何誅意也紹於是不得為義舉矣綱目終紹之身無予辭然則推紹為盟主何以書若曰以為盟主而卒若是焉所以深責紹也

發明

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唱誅宦官之謀挑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

作流毒生民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為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況袁隗之死舉家屠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殄讐賊夫何自舉義以来未聞遣一兵馳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為者綱目書紹逐冀州牧自領州事文無貶詞而其緩於勤王急於僭竊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他時奔敗之餘嘔血而死蓋天誅之也何足道哉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畧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集覽可規規圖也黑山白繞黑山賊之號白繞其姓名

質實黑山注見靈帝中平二年東郡

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一統志云東武陽漢初縣名屬東郡東漢改為郡尋復為武陽縣魏晉俱屬陽平郡北齊廢後周復置屬魏郡隋屬莘州後屬魏州唐改為武聖縣又改為朝城以縣東古朝城為名元和中屬澶州後屬魏州五代晉屬大名府宋屬開德府金屬大名府元屬濮州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卓以張楊為河內太守

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屯黎陽故卓因而用之

黎陽縣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書法 復書卓以卓至長安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温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告温罪笞殺以應之

黄巾寇勃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考異據中平元年書朱儁趙謙曹操王允等討黄巾此誤書擊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劉虞子和為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来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其弟越以騎詣術敎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兾州諸城多畔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狥青州有功因

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恟恟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集覽陽城注見秦二世元年願袁氏願念也歸也詾詾音凶衆語也史炤音詡拱反

正誤皆願袁氏按願欲也

質實今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河東郡名注見建安七年常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初袁術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

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術由是不能勝表

質實 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桓階長沙臨湘人

書法 堅初舉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皆予辭也於是而為術所使內自相攻則非死於國矣書術使書射殺之惜之也

發明 孫堅前有破賊之功綱目方書而予之今乃為表術所使則非義矣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直書于冊可勝惜哉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獻帝初平三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陶謙丹陽人

書法 移書討卓何予雋也書移書始此終綱目書移書一移檄七是年晉惠帝永興二年東海王越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元帝永昌元年譙王承戊辰年梁湘東王繹唐僖宗中和元年鄭畋高駢哀帝天祐四年淮南等惟丞相睿湘東王高駢為譏辭

發明 按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者謂內不言其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夫莊公非能復父之讐特因他事舉兵春秋猶書而予之況真能復讐者乎朱

儁討卓未幾反為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書移書州郡名兵討卓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使其果能因此殄賊書法又可知矣

劉馬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考異 提要無閣字

馬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来世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馬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馬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喻馬馬留不遣

集覽 五斗米道靈帝時漢中有張脩為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衆寇叛時謂之米賊斜谷閣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度曰閣道漢中郡國志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

發明 劉焉始因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遂求為牧今又所為若此則其貪圖非望為何如哉是時逆賊暴亂焉為宗姓不能唱義誅討反肆桀逆書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其罪殆與卓等矣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避難者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

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集覽荒思荒迷亂之謂思去聲念慮也俎豆皆宗廟中禮器詳見三禮圖格物史炤曰格古伯反廢格之格謂以清議廢人又音閣案房玄齡不以己長格物注格胡客反謂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彥方王烈字

正誤格物今按格謂標品之也

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管寧朱虛人邴

原同上王烈太原人華歆高唐人

書法特筆也三賢去就綱目每謹書之

壬申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悦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至傕汜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為所殺集覽潁川注見秦二世三年四戰之地言四面受敵奮武司馬奮武將軍之號司馬

將軍屬官秩百石中牟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今屬汴州縣在州西北二十里正義曰此春秋鄭之邑也趙地亦有中牟縣相州蕩陰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案中牟在牟山之側

質實　一統志云中牟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省尋復置東魏增置廣武郡隋初廢郡改縣曰內牟屬鄭州唐復改中牟縣并置牟州尋罷州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唐屬鄭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仍屬開封府

書法　書掠賊之也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

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敕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岱問程昱昱曰棄近援而求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瓚非紹敵終為所禽岱從之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集覽牙門牙旗名也古者軍行則建立牙於軍門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牙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初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損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已紹家句絕謂袁紹妻子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内外並列朝廷侍妾懐抱中子皆封侯美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髙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黄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吕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吕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

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殺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顧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垂就而覺收繫獄會卓死得免

集覽

美以金紫美戲金章紫綬也謂懷抱中小兒皆封侯故云美士孫瑞姓士名孫瑞拳捷拳壯勇也捷便疾也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衷甲衷懷也貫甲於衣之内也春秋傳曰子木衷甲以禍人詔敗注見靈帝建寧元年假節假去聲奮威將軍本無節今以節假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注見靈帝熹平六年溫侯溫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

正誤

士孫瑞今按後漢書王允傳士孫瑞字君策下文凡兩見皆止書瑞然則士孫蓋複姓也魏有樂陵太守士孫德祖

質實

築塢於郿說文塢壘壁也一曰庫城服虔曰營居曰塢亦作隖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一統志云郿塢在鳳翔府郿縣東北一十里漢末董卓封郿侯據此築

塢積穀徙金銀雜物於其內呂布九原人

書法書使何歸功允也是故呂布之誅董卓書王允使田神功之敗朝義書光弼使皆歸功其上者也誅例有二書伏誅者重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綱目書廢君而弑之者二十賊討者四書弑君者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葢什得其二三焉亂豈有極哉詳周赧王五年

發明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臣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惟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黄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黄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

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别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竒晝夜會戰戰輙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鋭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集覽

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質實

濟北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書法

於是詔以金尚為兖州刺史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書據書自稱綱目之於操可見矣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吕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内反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戰死傕汜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讐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黄琬殺之王允以宋翼為馮翊王宏為扶風傕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汜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

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咢沸欲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屍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内傕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既而復歸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集覽剛棱棱盧登反威也字亦作棱前書李廣傳威棱憺乎隣國注李奇曰神靈之威曰棱叟兵兩漢慱聞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掖門韋昭曰宫中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如左右之掖宣平門三輔黄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民間所謂東都門

質實陜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賈詡武威人种拂河南雒陽人暠之

子

發明以當時言之傕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就領其衆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亦足少安反側之心未必名禍如是之烈然綱目於此畧無咎允之意何哉允身為大臣密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弑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故允身罹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綱目書傕汜舉兵犯闕則見逆賊反叛之罪書殺司徒王允則見允無罪見殺死於其位之節然則懲惡勸善之義知有逆順而不知有成敗也豈不嚴哉

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書法 書和解關東何譏也天子者是非曲直之主也關東諸將舉兵相攻其是非曲直必有在矣不能分辨而匡直之乃遣大臣持節和解甚矣其不振也直書譏之終綱目書遣使和解二是年唐昭宗乾寧三年皆衰世也

○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為將軍

傕汜稠筦朝政濟出屯弘農

以馬騰為將軍屯郿

董卓入關召韓遂馬騰以圖山東至會卓死傕等皆以為將遣遂還留騰屯郿質賣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冬十月以劉表為荆州牧〇曹操遣使上書

曹操辟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内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董昭説楊曰袁曹雖睦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從之昭乃為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黄門侍郎鍾繇説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所以副將来之望也傕汜從之繇皓之曾孫也

集覽　深分分扶問反交好也鍾繇姓名繇古由字或音宙

質實　毛玠陳留平丘人董昭濟陰人鍾繇潁川長社人

徵朱儁為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畧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

集覽 狼狽狼似犬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狽亦狼狼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蹎也故人猝遽無措謂之狼狽神異經曰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曰狼狽

發明 儁前唱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傕汜暴亂劫制朝廷於是諸守相共推儁為主使儁能因此糾率同盟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俛首以就李傕之召何耶且儁尚能移檄討卓又何

畏於傕汜哉綱目書召儁為太僕文無貶詞然是時朝命出於傕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貽譏千古是果誰之咎歟

癸酉四年春正月朔日食○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逼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為援以為左將軍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揚州刺史東漢所置治壽春領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六郡注見秦王政四年壽春

袁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

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来和解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魏郡兵與黒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質實一統志云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魏後趙前燕東魏皆都於此又注見建安十五年

書法書寇掐多矣未有書覆者書曰覆鄴城士民之塗炭甚矣綱目寇掐書覆一而已

以陶謙為徐州牧考異以上漏圈子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為會稽太守質實王朗東海郡人會稽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賓一統志云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書法華山何西嶽也前書岱山裂矣桓帝延熹四年裂異也未若崩且裂之甚也是故書華山崩而漢亡書恒山崩而晉亡安帝義熙五年皆帝業所由起也終綱目嶽崩者二

○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郯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郯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

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集覽琅邪今益都路沂州本漢琅邪國括地志云今兖州東沂州密州皆古琅邪地陰平城名在邳州蘭陵縣今陰平村是華費二縣俱屬東海郡華胡化反費音秘正義曰費或音扶味反今沂州費縣是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郯注見秦二世二年墟邑墟本作虛前書賈誼策社稷為虛又詩定之方中篇升彼虛矣朱氏曰虛故城也質實曹嵩沛國譙人中常侍騰之養子一統志云陰平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晉廢之故城在淮安府沭陽縣西北六十里費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東漢屬泰山郡晉屬琅邪國後魏徙治縣北陽山口隋初徙治祊城屬沂州後廢唐復置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兖州府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冬十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大司馬劉虞討公孫

瓚不克見殺考異按分注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詳考事情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又按興平二年書虞子和攻公孫瓚不書討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為亂乃率兵十萬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

愔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為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三十餘條又制為婚

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集覽】積不相能積日久也素也不相能注見武帝元朔五年伯珪公孫瓚表字尾敦姓名也劉虞故吏流舊流寓之故舊蹈東海而死此戰國趙策魯仲連語也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無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徐無山括地志云山在今平州盧龍縣之北白檀山之南間至屬下句間猶言近也謂近間來附從者至五千餘家也為約束案韻會約字下注以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曰約束

【正誤】數年間至五十餘家今按間字當屬上句言百姓歸之數年之間多至五千餘家

【質實】薊城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劉虞墓在順天府涿州治東三十里無終漢之縣名屬右北平元魏屬漁陽郡後省唐復置屬幽州後改為玉田縣因漢陽雍伯種石得玉故名神龍初屬營州後還屬

幽州又改屬薊州五代至遼仍舊宋為經州金復為玉田縣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順天府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縣東北二十里開山圖云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後漢田疇嘗避難於此

書法袁紹於瓚書擊此其書討何無上也唯劉虞得書之殺未有書見殺者書見殺不以下加上之辭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書見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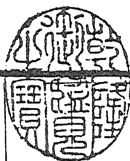
發明書大司馬則見不失其官書討公孫瓚則見有詞可執書不克見殺則見死不失節盖瓚本受虞節度而乃暴横抗拒虞興兵討之名義甚正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地震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下

謹案第四頁後七行朱虎熊羆按十六相為八元八凱書孔傳殳斨伯與二臣名朱虎熊羆二臣名四人皆在元凱之中此去殳斨伯與而析朱虎熊羆為四且羲和四人舉于堯時舜亦未嘗中命及之此以當十六人之數未知何據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應劭曰邛屬沛國邛縣之山也按應劭語見前漢高帝紀注字作芒地理志屬沛郡與洛陽之邛無涉此誤引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